

点燃舌尖

贺黎明

# 野生菌事

种应季的蔬菜水果，更有一家挨一家的野生菌摊子，好像大家是在“PK”。各种大大小小、色彩各异、形状各异的野生菌，很是夺人眼球。因过往的教训，我也是“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绳”，既不关注，也不敢问津。倒是同行的亲戚在云南工作生活多年，可以准确无误地辨识十余种常见的无毒野生菌，而且他也掌握常见的加工方法，一次、两次，他买来常见的青头菌、牛肝菌，自己加工上阵。开始，我还是不敢轻易“犯险”，架不住亲人的连说带劝，试吃了几次，又到更专业的食菌餐馆体验尝试，一来二去，终于有点欲罢不能。

2025年夏初，我和老伴又到昆明，恰逢这里的雨水特多，当然，所谓多，也不是那种昏天黑地的暴雨，可以一下让平地水涨三尺，淹没一切，它是云南常有的那种“东边日出西边雨”的太阳雨，晴天丽日，它说来就来，雨水刚好把土壤、山林润湿就停住。此时，山林里的林梢、树叶一起闪着亮晶晶的水珠，阳光灿烂无比地照着大地、山间，原野有水汽雾岚升腾，人们甚至能感觉到植物在拔节生长……更多的时候，在深夜或拂晓，在人们熟睡时，有细雨淅淅沥沥从屋檐和窗边滴落，天亮时，又是晴空万里。整个夏天，雨水和阳光仿佛有一个默契和约定，一起奋力催发天地间植物的生长。

天时地利催生了当地海量野生菌的生长，这种靠天靠地的珍贵产出，每年的产量并不恒定。据相关资料记载，云南野生菌产量大致占全国总产的百分之八十。全国迄今发现的野生菌，大约有几百来种，其中大多生长在云南。这里既有常见的鸡枞菌、鸡油菌、青头菌、奶浆菌、牛肝菌、鸡油菌、松茸、松露、松露、牛干巴菌等等。每年每逢野生菌野蛮生长的季节，不仅在正规大型的农贸市场有专售野生菌的摊位，就是在集镇村落的路边，也有三三两两的村民提着筐篓，举着成串的野生菌售卖。

不仅如此，近年，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，在昆明城的街头也有大幅野生菌的精美广告挂出，在地铁站及车厢里，也有用当地方言重复吆喝的野生菌广告。享用一顿野生菌盛宴，成为“云南生活”的一种美食时尚。

各种优美的风景需要“打卡”，体验别具一格的美食也需要“打卡”，新时期的旅游既要“养眼”，还需“养胃”，满足人们的口腹之欲，自然也成为旅游竞争中不可或缺的一招。

### 三

其实，国人对于野生菌之喜好由来已久。史籍记载，我国先民早有采摘山珍野蔬的习俗，《诗经》中“天生烝民，有物有则”的思想，与野生菌破土而出的生命原力和植物蓬勃而生的意向十分切合。这也反映出古人对于自然规律的敬畏和对植物生长的朴素认识。从唐宋到晚清再到近代，无数的文人骚客，如苏东坡、黄庭坚、杨万里、杨慎、徐霞客等，都不吝笔墨，写过许多歌颂野生菌的诗词歌赋。

从现代营养学的角度来看，野生菌更是上天赋予人类的珍稀物。它除了无可替代的口感和鲜美外，更是富含营养丰富的蛋白质和多种维生素、氨基酸，包括人工无法合成的乳酸、赖氨酸及各种微量元素和抗氧化物质。世界无奇不有，野生菌尤

为神奇，它的神奇在于，哪怕到了现代科学如此发达的今天，人们也无法清楚地解释野生菌生长及美味形成的机理，更无法予以工厂化的复制。

云南是野生菌出产的大省，也是传统消费野生菌的大省。省会昆明在历史上很早就有各类野生菌消费的餐馆。在昆明周边，武定、富民、晋宁、安宁、曲靖，以及更远的西双版纳、临沧、普洱等地都有久远而深厚的野生菌食俗。各个大小餐馆，一方面为了揽客竞争，另一方面也是多年的摸索实践，加工烹制精益求精，煎炸炖炒，甚至切片拌料做成料理生食。

野生菌进入主食、副食的领域，各种烹饪手段堪称“天工仙厨”，就是最常见的野生菌火锅，也不容丝毫马虎。首先，在菌类的搭配上，用哪些菌，每种菌各占多少比例，各种风格的底汤如何制作等等，各种天作人和的搭配，各有各的美味。其次，在火锅辅料的配置上也是各有各的高招，各有各的讲究。比如，炖制野生菌，一定要用武定的牦鸡或盐津乌骨鸡、寻甸土鸡来做炖汤底料，一定要加云南宣威的火腿片和少量本地地产的特殊香料来调味。

在火候和时间的把握上也是十分严格，从上桌炖煮到动筷子，都由闹钟指挥，火锅的锅具也有一番讲究，有特别制作的石锅，本地产的铜锅，本地专用的砂锅、铸铁锅。加热方式也各有不同，燃气灶、柴火灶，现代高压蒸汽灶，凡此种种，不一而足。不同的野生菌烹饪，有的以火锅擅长，有的以各种爆炒烹制独领风骚。

近年，云南旅游红火，野生菌也成为吸引游客的一张王牌，全省各地大大小小的野生菌餐馆星罗棋布，在许多盛产野生菌之地，如武定、晋宁、大理等地，还有专吃野生菌的一条街、一座园，一到用餐钟点，各种招牌闪耀夺目，吆喝声声，走在街上，菌香扑鼻，真是“天不留人菌留人”。游客的脚想走，口与腹都不想走！

也不仅仅是餐馆，在各地集镇的赶场天，在市场的摊子上，还有各种野生菌制作的小菜、辣酱，装成小瓶大罐售卖，一些超市，甚至也有种种与野生菌关联的点心、糖果等休闲食品出售，网络上还有种种短视频的“立体轰炸”，商家在我团上也有种种食菌的优惠，我与家人也是不大管得住嘴，“团”了几次，各种价位、各种火锅、炒饭、米线都有所体验，美味是客观的，但每个人的体验和感受又有不同。即使享用了多次，它的鲜美、它的芳香、它的口感，我仍然难以用简单的词语来描绘，总而言之，它对舌腔、齿颊、味蕾的冲击是如此的强烈，我只能说它的味道在众多美好的食物中是独一无二的。世间万物，有时真正的好东西，好到极致时也只能讲一个“好”字了得，多余的赞美确实也苍白无力，野生菌之鲜之美难道不是这样？

写到此，我又回想起那些鲜美的味道，回归自己生理本能，也觉得有几分口舌生津，似乎有野生菌的美味在齿颊间回荡，我的脑海中浮出一座座山林中采菌人勤劳的身影，耳畔也响起前些年风行一时的《采蘑菇的小姑娘》那首歌曲，动听的旋律余音袅袅，经久不息。在彩云之南那片广袤红土孕育的芳华，竟然如此令人怀想，令人赞美。

元旦那天，我和朋友到仁怀老家井坝坝。刚进入老家房屋院子，赫然发现院西头那丛香茅草已有半米多高，剑形叶子翠绿蓊郁，一大簇拥挤在墙角，长势喜人。

寒冬腊月，朔风凛冽，万物萧瑟，香茅草却独自葳蕤，不禁让我心生敬佩。

我取下挂在檐头的镰刀，走到香茅草丛边，弯腰准备割香茅草，一旁朋友阻止：“噫，这么绿油油的植物长在院子里，多养眼，你割它做甚？”

我笑着回应：“你知道这草叫香茅草吗？”他摇摇头。我说：“你闻到这香茅草的味儿了吗？”他摇摇头。

我冲他招招手，示意他走过来凑近了用鼻子嗅嗅。他走过来，蹲在香茅草丛边，俯首，用鼻子嗅，嗅了半天，说：“并没有闻到任何香味呀！”

我抓住一根香茅草，齐根部割下，把割断处伸到他鼻子跟前，说：“你再闻闻看？”

他惊呼：“呀，真的好香！一大股柠檬香味儿。”

我笑了，说：“对的，所以它又叫‘柠檬香草’。这种香气清新宜人，具有很好的提神醒脑作用。在炎热的夏季，将香茅草泡水饮用，能够有效地缓解疲劳、振奋精神。除此之外，香茅草也是一种天然的草药，有抗菌、抗炎、抗病毒等功效，对感冒、咳嗽、喉咙痛等症状有一定缓解作用。”

我说了一串，见他听得入神，接着说：“在烹饪界，香茅草可是大名鼎鼎，它能为菜肴增添一份独特的清新味道，让人们仿佛置身于大自然之中。无论是泰式咖喱、越南春卷还是马来西亚肉骨茶，香茅草都是不可或缺的调料。小时候村里杀年猪，炖肉炖骨头炖猪脚，人们少不了要往锅里放香草。香草放入锅，就可以让一锅芳香远播，让闻到的人垂涎欲滴。香茅草常常被用来制作香茅茶、香茅草烤鱼等美食，其独特的香气和味道深受人们喜爱。”

说着，我就将香茅草用镰刀齐根部割下，足足割了两大把。被割断的香茅草发出的柠檬香味，就在小院里弥漫开来。我们都闭目用鼻子使劲嗅，不停地：“好香！好香！”

我把香茅草放在汽车后备箱，汽车里就洒着一股天然的柠檬香味。我边驾车边说：“杀年猪熬猪油渣的时候，可以先将香茅草跟熬猪油渣的肉一起炖煮，等香茅草味儿入肉，就把香茅草捞出来，继续熬。最后熬出来的猪油渣，就有了一股独特的香味，熬出来的猪油也香。用猪油渣下酒下饭，用猪油下面条、炒菜、煮火锅等都最适宜不过了……另外，还可以将香茅草塞进掏空的鸡鸭鱼腹，或蒸或烤，酥脆鲜香，好吃了。最方便的做法就是炖鸡鸭鱼肉或猪骨头，香茅草配以白萝卜或山药，慢火炖。炖出来的那个汤真是绝了，喝一口，满口香，还生津，真是回味无穷呀！”

朋友没吃晚饭，被我说得舔舌舐唇，说：“老兄，快别说了，这满车的香味已让我欲罢不能。等会儿下高速，我们直接到超市买一只鸭一条鱼，今晚就喝香茅草炖鸭汤、吃香茅草烤鱼吧！”

我咽了一口口水，使劲闻了一下香茅草，立刻神清气爽，说：“行。”

## 大地情思

冯再勇

# 雪花

一粒粒白茅花纷纷扬扬，从玉宇琼楼的瑶池边飘落，轻如精灵，盈如白羽，翩似鸿毛。

谁道食盐值钱，天帝嫌灵霄宫殿食盐太多，下令把多余的撒向凡尘，那飘飘洒洒的盐粒带着对阆苑仙宫的留恋，依依不舍扭捏着从天空落下。

谁说珍珠贵重，那漫天遍野地落下，可是要把这万里河山重新打造？那又是一朵朵轻盈小巧的降落伞，朵朵伞下是一位小小的天使，它们在天空飘呀飘，飘向高山流水，飘向小桥人家，飘向袅袅炊烟。

飘成了一首小诗，飘成了一段小小的音符，飘成了一个冬天的古老童话。

它飞舞着，跳跃着，歌唱着；它轻吻白云，拥抱小溪，欢快地在青翠的山峰上跳舞；它轻盈地在山峰的树梢上欢歌，在无边无际的旷野荒漠上翩跹。

它曾在《诗经·七月》里飘过，曾在楚辞《国殇》里飘落，曾在乐府诗集里飘飞。迁客见到过，诗人吟诵过，战士的刀锋上沾过……

它飘过长城万里的每个角落，飘过长江黄河的碧波，飘过飞天的脸颊，飘过敦煌的日升月落，飘过圆明园的断壁残垣，飘过那架叹息着的老水车……它终于望见天安门城楼那面艳丽的红旗，在长风中飞舞。

就是这一片雪花，在我儿时飘过，碎裂成童年的快乐；在我少年时飘过，艰辛成求学路上的泪珠，伴着刻骨铭心的苦涩，一颗一颗艰难咽下；在我中年时飘过，一个人扛着嗷嗷待哺的家口，小心翼翼地顶着漫天风雪，踽踽独行……

年少时追逐着这天地间的精灵，不惧山高路远，荆棘遍布。

如今已半百，见惯了时光的沉浮，雪花的纷纷落落。只是抬头凝望，静待这片雪花飘落，飘落，洒满头顶，洒遍衣襟；只是轻轻地掬一片雪花在手，轻轻地叹息一声，任凭这一片雪花，在身轻轻飘落……

乡土黔北

# 香茅草

刘永胜